

方濟各沙勿略的生平

麥健泰著
廖潔珊譯

第一部份：預備時期

引言

大約在過去的十年間，「全球化」一詞不約而同地被廣泛使用，這亦催生了人們的全球化思考模式。近日在某些地方，我看到有關「全球化」的討論，說這思潮是因應商業及科技發展而衍生的。但是，若我們加以深思，就會發現「全球化」其實也是肇始於基督信仰的初傳時代。耶穌對宗徒的最後叮嚀，被記載在瑪竇福音中，說：「天上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给了我，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。」(瑪 28:18-19) 耶穌特許宗徒，要他們去講授他們從前在祂那裏所學到的東西，要幫助人們脫離罪惡，召喚他們加入耶穌在世時所建立的那個新團體。

宗徒認真地對待耶穌的命令。根據初期教會流傳下來的傳統說法，多默宗徒向東方進發，最遠抵達印度的東岸，方濟各沙勿略就會到過多默宗徒的墓園，在那裏深徹地思考自己將來的使命。另有一個記載說雅各伯向西方啓程，到了西班牙北部，並駐腳於聖地亞哥坎波斯特拉 (Santiago de Compostela)，因此，首先造成了「聖地亞哥」(聖雅各伯的西班牙語)這名字，出現在數以百計的西班牙語系地方；其次，亦解釋了為甚麼在不同的世代中，均有成千上萬的男孩以此命

名，就是方濟各沙勿略從里斯本（Lisbon）到果亞（Goa）所乘搭的那一艘船，也是叫「聖地亞哥」的呢。

今天，當我們這樣思考着傳統時；昔日，無可置疑的聖保祿在走向羅馬，並打算繼續到西班牙的路上時，也是在思考着「全球化」的。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思維也是「全球化」的，他所採用的模式是乘搭噴射機。方濟各沙勿略遵從基督的命令，帶同福音的訊息，也希望作全球化的宣講。比較若望保祿二世採用乘搭噴射機作福傳之旅，方濟各則以步行或乘船的方式。今天，我們必須設想自己身處於中世紀的年代，才能更體會方濟各的成就。

方濟各的家庭

相比於一般在十五世紀末葉的西班牙北部納瓦爾小國（Navarre）的夫婦，把方濟各帶到世上來的那一對巴斯克夫婦的家世，就顯得較為特別。當父親祖安·加索（Juan de Jasso）在結婚時已是意大利波隆納大學（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, Italy）的法律博士；而母親瑪利亞阿比庫蒂亞（Maria de Azpilcueta）則在年少時承繼了沙勿略古堡，它成了她出嫁時的妝奩，這是在西班牙少見的。

這對夫婦的首兩名孩子都是女孩子，分別是瑪大納肋和安娜。瑪大納肋曾當上西班牙卡斯提爾女皇伊莎貝拉（Queen Isabella of Castile）的宮女，不久便加入了嘉勒安貧女修會（the Poor Clares）度修道人的生活；至於安娜則選擇了婚姻生活。兩個女兒對下是兩個兒子，分別是米高爾（Miguel）及祖安（Juan）；他們二人曾為納瓦爾的獨立而作戰。大約在米高爾出生時，他們的父親當上了納瓦爾皇家議會（the Royal Council of Navarre）的大臣（1495），這公務需

要他經常離家，常駐在首都 - 邦布羅那(Pamplona)。在祖安出生後九年，方濟各沙勿略誕生了，他是這家庭第三名，亦是最後的一名男孩。他生於1506年4月7日聖週的星期二，他亦是唯一在沙勿略城堡出生的孩子。

孩子們的父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，在1500至1504年間，他們除了在城堡內進行了許多變革外，亦修復了舊有的小聖堂及新蓋了一座新的堂區房子，附屬聖堂的神父及另外的兩名神職人員的起居飲食，就全在這座堂區房子中進行。他們又為這三名神職人員的待遇及慶祝教會年曆的詳情制定了法規，一一用文字寫在羊皮紙上，並把這長達19頁的文稿裝訂成書。這些都是方濟各出生前的事情。在1505年，方濟各出生前的聖誕節及翌年的整個四旬期，他的父母的關注力全在這個胎兒的身上：假如生下來的是一名男嬰，他們會以拉丁文在小聖堂內舉行感恩祭，那是多麼的值得高興啊！之前他們所制定的一切，皆被納入到方濟各的教育上去。

縱使方濟各的母親的本族語是巴斯克語，但當時如果要與外界溝通，西班牙語是必需的，假若某人想在教會內擔任一份職務，或在大學裏取得一個學位，拉丁語更是不能缺少的；附屬聖堂的神職人員在方濟各學習拉丁語這事上，提供了一個好好的基礎。

1512年，方濟各的姐姐安娜結婚；1515年他們的父親去世，由兄長米高爾繼承父業，成為沙勿略的領主；方濟各當上了邦布羅那教區的一名書記（1522年6月14日？）；1524年，他的兄弟從軍後回來……這些事件都構成了方濟各成長的重要階段。方濟各自小一直在沙勿略城堡中度日，直至1525年夏天末，這時他已18歲，他向家

人道別，負笈到當時極負盛名的巴黎大學天主教學院求學。自此，方濟各應該再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，她在 1529 年 7 月時去世。

留學巴黎大學時代

在當時，巴黎大學主要是培育神職人員、醫生、律師、教師的，也為教會及國家培養官員。學生可以在大學開辦的四個學院：神學院、法律學院、醫學院及哲學院中選取一間學院註冊入讀；為期三年的哲學課程是每一個學生的必修科，這說明了為甚麼入學的初年，學院的人數膨脹的原因。哲學課程是以拉丁文來講授的，學生必須掌握以拉丁文閱讀、說話及書寫的技能，才能繼續往後的進修。為那些十、十一歲開始研習的稚子來說，他們需要數年的功夫。

1525 年 10 月 1 日方濟各開始在聖巴巴拉學院（St. Barbara）修讀拉丁文，在短短的一年間他便完成課程。他的性格開朗，為人和藹可親，喜愛運動，跳高的成績尤其突出。即使學院明令禁止學生在夜間作頑皮的冒險遊戲，但在他的同學中仍有一些喜歡參加；也許因為他們的老師亦是同行者，所以方濟各也曾參與其中。不過，沒多久他便察覺到這些遊戲有時超越了惡作劇的程度，因為這些惡作劇當中有一些行為，有令人離開天主的明顯影響；從前在城堡所接受的訓練使方濟各免陷於這些誘惑。除此，有另一件事深深地影響着這個學習的團體，當然亦包括方濟各在內，那就是一位註冊入聖職班的學生，被判處死刑。這學生誤入歧途，因參與一次在巴黎大學區內的大型打鬥事件，導致有三人死亡，他被判有罪。儘管他身份特殊，又有大學的特權及親友的求情，國會（法國政府）仍判決他死刑。

在 1526 年 10 月 1 日，方濟各朝着考取一個人文學科的碩士學位

出發，展開了為期三年半的學習。他與另一位名叫皮耳·法伯爾（Pierre Favre / Peter Faber）的學生一同搬到導師祖安·潘納（Juan Pena）的宿舍來住。縱使方濟各與法伯爾兩人在成長時有着許多不同的個人經驗，他們最後都成為了最親密、最要好的朋友，並一起學習。這時的方濟各沒有把許多時間花在運動上，而是努力不懈地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學問。他倆同時於1530年取得嚮往已久的人文學科碩士學位。

在此，我們可簡略地提到方濟各在大學內的生涯：他在1530年至1534年期間，當上了哲學系的講師；往後的兩年，他專注於他的神學研究。總計起來，方濟各在巴黎大學裏度過了11年的光景。

這一刻，我們可以再深入了解方濟各的個人抱負。這時他只有24歲，被頒授人文學科碩士的頭銜，他本來已是邦布羅那教區的一名書記，並注定終身要投身教會組織。作為一個聖職人員，並經法定證實有貴族身份 - 前納瓦爾皇家議會的大臣的兒子，在正式授與聖職，成為神父之後，他順理成章會期盼着在教會內得到較具影響力的職位。1531年2月13日，方濟各在巴黎找來了一位官方公證人，及兩位學生作見證人，並委託公證人制定一份法律文件，官方承認他有貴族封銜。限着，方濟各把文件送到他的兄長米高爾 - 沙勿略領主的手中便大功告成。隨附文件，方濟各還給兄長送去一封信，請求兄長代他在邦布羅那教區內取得一份有俸祿的工作。由此我們可以猜想，方濟各是為自己的將來籌謀，他期待着至少有像沙勿略城堡中那些聖職人員的生活水平，或者是有可能成為主教。

為要保持他的貴族身份及支付在大學中的有關開支，方濟各不斷需要在金錢上的支援的。就如像他要支付執教學所要求的教授證，這

開支是不菲的；其次，申請頒授碩士學位，也需要一筆挺大的支出。他的同窗 - 貧困的法伯爾就因為沒有足夠的金錢，而需要延期獲頒學位（至 1536 年的春天）；可是，在 1530 年 3 月，方濟各即能同時獲頒教授證及學位了。方濟各在大學開始任教哲學的那一年，他又僱來了一個清貧學生充當他的傭人，這一切的開銷都為沙勿略城堡領主帶來了沉重的負擔，也促使他有從巴黎把方濟各召回家鄉的構思；可是，他們那位在嘉勒安貧修道院的大姐瑪大納肋修女，卻寫信給米高爾說希望方濟各能繼續得到資助，她相信方濟各終有一天藉天主的扶助，成為教會裏的其中一條棟樑。她又說在世界各地的許多個家庭，也同樣面對着相同的困難，在這一點上，天主是從來不會催迫人的。自此，方濟各復在巴黎生活多四個至五個年頭，天主總有祂的計劃。

依納爵·羅耀拉的加入

讓我們返回 1529 年學期剛開始的時候。這時，一位年事稍長的西班牙學生也在聖巴巴拉學院開展他的哲學課程。他被分配與方濟各及法伯爾同住一宿舍，他們的導師都一樣是祖安·潘納，這位新學生的名字是依納爵·羅耀拉（Ignatius Loyola）。依納爵·羅耀拉的出現使天主教教會後來出現了三位聖人（方濟各及依納爵被封聖人，法伯爾被列真福）。當年，這三人同時在巴黎大學聖巴巴拉學院拉丁區學習，同時為爭取得到該院的人文學科碩士學位而奮鬥。正正就是這位新來的依納爵把事情都改變了。許多年後有一次，當依納爵向人介紹自己時，他直率地說：作為一個男人在他 26 歲的盛年時，被賦與世間的虛榮，因此他愛炫耀，而且有着使人無法按捺的慾望去爭取聲譽，他必然喜歡以軍事角逐為樂。在這方面，方濟各雖與依納爵沒有同一的血緣關係，但亦有共通之處。他們之間的分別，是天主藉着納瓦爾

首都邦布羅那被法國炮轟時，介入了依納爵的生命，這是 1521 年的事。是年，依納爵勇猛地與法國軍隊大戰，他努力地保衛着邦布羅那的城堡。突然來的一個炮彈砸碎了依納爵的一條腿，另一條腿也受了傷，法國人亦佔領了城堡。這一擊，是天主啟動了依納爵內心的掙扎，使他交付了他的記憶、他的理智，以及他的意志。這是一個人生活在生活上徹頭徹尾的奉獻，以至於把靈魂上也交付。這一內心的掙扎由 1521 年開始，至 1523 年為止，經過一段長時間。起初，依納爵本人十分抗拒，之後卻改變過來。後來，他形容天主這時活像一位老師，在處理他的問題時，就好像應付小孩子一般。在這期間，依納爵學習分辨哪些是屬於人內心的情緒，它們驅使他走向世間虛榮，又哪些是屬於聖神的教導。依納爵把他認為是天主的教導的內容，一一筆錄下來，好讓自己能從中好好的反省。整個過程內在地轉化了依納爵，他成了聖神導師教導下的一個馴服、易教的學生。他計劃到聖地去，希望在那裏他能把自己從聖神導師那裏學來的東西傳揚開去，幫助拯救別的靈魂。

依納爵到了聖地，可惜卻不准許停駐下來，他於是回到西班牙去，他決定開始學習，並同時做拯救靈魂的工作。他在巴塞隆拿兩年後進入了亞爾加拉大學（the University of Alcalá）；在這裏學習時，他把學習與拯救靈魂的工作結合在一起。他全靠別人乞討來維生，在此我們要留意，依納爵之所以要靠乞討來維生，是要明證他全心全意信靠天主。在這時候（1525 年的秋天），他已掌握了許多教人祈禱的技巧、教人如何省察內心的善惡觀念及透過定期的告解來改正自己的生活。他希望人們能夠分辨得出，哪些是一己心靈在作祟，引人追求世間的虛榮；哪些是聖神導師在行動。依納爵稱這工作是「神操」，他感覺到是「天主特許」他去行這事，他已得天主賦予他一個碩士學

位 - 辨別神類的學位。

教會的官員對依納爵的做法不太肯定，他們極其量只能在他經過四年的學習後，才准許他繼續做這些事，他們堅持「四年的學習是必須的」，這是他們理解依納爵的「天主特許」的內容。依納爵接受了他們的議決，他決定到巴黎去求學；因此，他便到了聖巴巴拉學院，受教於祖安·潘納。潘納教授着法伯爾替這位新來的同學複習有關亞里士多德的課堂；這時的法伯爾大約是 25 歲，而依納爵已差不多 40 歲了。

主內的朋友

隨着這兩位寄膳宿生一起研究亞里士多德的作品，他倆的友誼亦得到發展。當法伯爾有時需要金錢上的援助時，依納爵即時拿自己乞討回來的與他分享。逐漸地，法伯爾向這位新朋友透露自己的內心世界，他表示自己對將來沒有甚麼長遠打算，他感覺自己就像一艘沒有舵的船，只會隨波逐流；同時，他感受不到在天主內的平安，亦受着許多良心上的不安的困擾。其實，為許多的年輕的男女來說，這些都只不過是很普通的情況，依納爵本人就曾經歷過這種內心的混亂。依納爵的「神操」正正是為幫助這些人而設計的，能讓他們找到天主對他們的召喚。依納爵提議法伯爾為自己過往的生活做一個全面的告罪，為此，他向他推介了一位神父；及後，依納爵建議他們與其他同學一起參與主日感恩祭，並每日做內心的省察。他更提議法伯爾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天主，就好像基督承擔着作為人類而有的重責一樣，並應該以基督「服務靈魂」為榜樣。法伯爾決定依循依納爵的建議，並付諸實行。就是在方濟各委託公證人確認他貴族身份的同一年（1531

年)，法伯爾被依納爵的生活方式吸引，他決定要當一位神父。1534年5月30日，法伯爾被任命為神父，在此之前，他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「神操」。

另一方面，初期方濟各對這位來自同鄉的同學，表現冷淡。依納爵靠從西班牙商人那裏得來的救濟品維持生活，似乎對金錢沒有絲毫依戀；他亦樂意與人分享他的一切，就算是方濟各有時也會因他的慷慨而受惠。方濟各留意到依納爵彷彿對歐洲正在發生的宗教改革的本質，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領會；這改革始發於1517年馬丁路德與教會斷裂，巴黎大學本身就深深的被影響着。依納爵對講師說的一些教義的內容，每每能夠提出敏銳的意見。及後，方濟各得依納爵為他適時提出忠告，表示感激。他完全認同依納爵那些識別人的情緒的能力，這些情緒在知識界做成混亂，亦動搖了當代最偉大的人文主義者——伊拉斯謨斯（Erasmus）。從1533年6月起，方濟各與法伯爾一樣，也開始走上依納爵的生活模式。

在短短的時間內，依納爵吸引了多四位在他身旁的學生，一個是葡萄牙人，其餘三個是西班牙人。這七個人組成了一個緊密連繫着的小組，是為「主內的朋友」。在1534年的年中，這團體，除方濟各之外，各人都在依納爵的帶領下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「神操」。法伯爾已經當上了神父，其他的人都決定加入神職班。

方濟各並未能自由地參加靜修，是因為他要授課到1534年6月；在7月，他還要出席大學的會議，發表一系列對文學院影響深遠的改革。方濟各提出的改革被大學接受了，在1540年以後，當青年男子在羅馬參加了依納爵的團體後，他都會保送他們到巴黎去學習。方濟各在巴黎的經歷，縱使他後來抵達了印度，他也不曾忘懷。他在1542年

5月6日到達印度；9月20日他致函在羅馬的依納爵，陳述他得到在果亞(Goa)興建的學院的援助，也同時在信念上獲得被委派到當地任教的耶穌會士的支持。

蒙馬特爾山上的發願

那七位「主內的朋友」為重整自己的生活，制定了一個相當完備的方案；他們決定效法基督虔潔及貧窮的生活，藉此奉獻自己，服侍他人。首先，他們打算到聖地去朝聖，希望在那裏再決定日後要做的事情。如果朝聖之旅不成功，他們便會到羅馬去謁見教宗，任由教宗委派他們到其他地方去。他們啓航到聖地的海港是威尼斯。六個平信徒加上一個新被任命的法伯爾神父，相約了時間和地點，準備發出莊嚴的誓願。最後，他們選定了於1534年8月15日這個慶祝聖母升天的日子，在巴黎拉丁區外的蒙馬特爾山上的一座小聖堂內發願；這座小聖堂是奉獻給童貞聖母瑪利亞的。

發願的日子終於來臨了，由法伯爾主持感恩祭；在領受聖體之前，七人宣認了自己的誓願。當年的依納爵已43歲，法伯爾和方濟各同是28歲，鮑巴第拉(Bobadilla)25歲，羅德里格斯(Rodrigues)24歲，萊以納(Layne)22歲，而沙馬朗(Salmeron)就只有19歲。這天在蒙馬特爾山上發生的事，奠定了1539年「耶穌會」成立的基礎。雖然依納爵是重整這群「主內的朋友」的生活的幕後策劃者，但各人事前已都有30天的靜修期，讓自己在天主前作出決定(方濟各的30天靜修期是在發願後才即時進行的)。所以，每個人都是完全自由地作出抉擇，這亦是天主在他們身上的意願的結果。在依納爵來到巴黎前，他本已聚集了三位追隨者，但他們並不那麼堅定。在來到巴黎

後，依納爵讓他們有 30 天的靜修期，希望藉此能重整他們的生活；但他們始終沒有與依納爵的生活方式結合。由此可見，每一個人都要自己找到天主在他 / 她身上的意願，這才是依納爵「神操」的目的。

方濟各整個人的奉獻

於 1534 年 9 月間，方濟各在依納爵的帶領下，進行了 30 天的神操。這些操練在他身上有着很顯著的效果，這可從他日後寄自亞洲的信件內容中得到證實（有些是隱藏的）。在第四週，他藉着「神操」的言詞，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及耶穌基督：「主，請你收納我的全部自由，我的記憶，我的理智，和我的整個意志。凡我所有，或所佔有，都是你所賞賜的；我願完全奉還給你，任憑你隨意安排。只將你的聖愛，和你的聖寵，賞賜給我，我便心滿意足，別無所求了。」（《神操》234 號）由方濟各在巴黎的初年，直至他委託公證人確認他的貴族身份，及後，又獲頒人文學科碩士學位，凡此種種，在一定程度上，這位跳高能手是被自負的性格綑綁着的。他的記憶、理智和意志都滲透了「不潔的思緒」。現在，他藉着完全信靠、跟隨基督，把它們清除淨盡。

讓我們仔細看清楚這記憶的官能 - 天主給方濟各的禮物 - 如何在過去的 28 載給方濟各使用；然後再比較在他的生命終結前的 10 年，天主如何在這方面要求他加以使用。在記憶這官能上，天主首先要方濟各學習巴斯克語，這是在孩提時坐在母親膝蓋上的活動；之後，為要與家族圈以外的人溝通，他學會了西班牙語；因拉丁文是學習的語言，為要預備進入大學，他花上了許多小時強記拉丁文的文法規則；在巴黎時，他同樣因着要與人交往，而學習法文和葡萄牙文；

在 1537 年至 1540 年期間，他着令自己的耳朵每天習慣聽意大利語。所有這些，只是天主對他這官能的要求的一小部份。於 1542 年，當他抵達印度的果亞不久，他用葡萄牙文寫成了一部簡短的教理問答，提綱挈領地帶出了在《信經》中天主教會的教義，並本着「十誡」的內容，道出了基督徒的生活方向。在方濟各去世前 10 年（1542 年 - 1552 年），他在印度用泰米爾語，在印度尼西亞群島用馬拉話，在日本用日文，宣講着同一的內容；即使他在掌握這些語言時，並不那麼成熟，這亦是他回饋天主的禮物。

可惜，縱使方濟各是一個跳高能手，如果設想虔敬也有一指定的高度，那就是一種謬誤。過了一年半後，方濟各寫信給他的兄長祖安，希望能得到在經濟上的援助，以緩和他的貧困處境。這倒沒有甚麼錯吧！他竟然深深的被傷害。一些惡毒和卑劣的傢伙在說方濟各的流言蜚語。他想認出這些人來，好給他們以牙還牙。他於是用他那熟練的拉丁慣用語提出了報復說：“quod differtur non aufertur”，意即「遲的總比根本不做的好」。這些捏造的說話也許是與不多久前肆虐歐洲的慘痛宗教爭鬥有關。

靜修期過後，方濟各便為要成為神父作準備，他開始學習神學。他得到依納爵的提點，避免參加一些講授內容與信仰有含混的課堂，他出席的課堂均由道明會會士及方濟會會士主持的。其他「主內的朋友」在繼續他們的學習的同時，依納爵亦在學習神學，但他的胃痛使他陷入嚴重的憂慮。於是有人提議一種普世皆準的療法，就是返回自己的祖國休養一段時間，呼吸家鄉的空氣；因此，依納爵開始收拾在巴黎的事務。在他出缺時，法伯爾便代替他帶領朋友們，並接納新的會友；他們會在 1537 年初在威尼斯聚首，預備到耶路撒冷的朝聖之

旅。依納爵大概是在 1535 年的 3 月下旬或 4 月上旬離開巴黎的，因他隨行帶了一封寫着 3 月 25 日的信件；這是為引見方濟各的兄長祖安的推薦信，它的部份內容在以上的一段文字中已有引述。

「朋友」離開巴黎

1535 年 8 月 15 日，「主內的朋友」重申他們的誓願。依納爵缺席，但法伯爾增補了一位會友；在往後的一年，又有兩位新成員加入。與此同時，這九位同伴要在政治的發展上作出考慮：法國的法蘭西斯一世與查爾斯五世再一次關係破裂，戰爭爆發。他們決定離開巴黎，在 1536 年 11 月 15 日啓程到威尼斯。旅途在嚴寒下雪的冬天，以徒步的方式前進；他們同時亦會經過一些戰場。他們經過 54 天的艱辛行程，在 1537 年 1 月 8 日抵達威尼斯；依納爵和一位已決定加入團體的伙伴，已在那裏等候與他們會面。

在醫院工作的經驗

因為往朝聖的船隻要在六、七月才啓航，這幾名朝聖者便聚在一起商量在這等待的半年間可做的事情。他們決定了三件事情，分別是：為服務病患者奉獻自己；為慶祝復活節到羅馬去朝聖；及請求教宗批准往聖地朝聖，並任命他們為神父。方濟各及四位同伴被委派到醫院去照顧患絕症的病人；這幾位巴黎大學的碩士做起整理床鋪、清洗便壺、打掃房間、餵食病人、替病人洗澡、挖掘墓穴及埋葬屍體的工作來。有些人本來從不踏足這所收容絕症病人（當中包括患梅毒者）的醫院，但他們卻來一睹他們的工作。有一回，一個病人要向方濟各查問甚麼，卻抓傷了他的背部；方濟各繼續工作，但他對此感到十分

討厭，亦恐怕會受到疾病感染。為要克服這種強烈的反感，方濟各嘗試把手指塞進嘴巴裏。非凡的靈修驅使他試着去克服自我，在接觸傳染病患者時他仍然會偶爾失敗；但後來，他在照顧病人時，亦能從厭惡的感覺中，把自己釋放出來了。

在三月中旬，他們朝着羅馬再一次上路，沿途以乞討維生。他們到過七個教會及出席了復活節禮儀。在復活節後的星期一，他們被教宗接見；教宗口頭上授予他們所請求的事，但他們仍要等待羅馬教廷發出的有關文件。之後，他們先回到威尼斯去，再次到醫院去工作，為被任命為神父作準備。

朝聖？身分？聖職的任命

在 1537 年 5 月 31 日，威尼斯舉行了一個莊嚴而宏偉的聖體節巡行；但這年，紅色的十字標記並沒有與白色的朝聖旗幟給懸掛起來。這是 38 年來首次沒有旗幟！全因為土耳其人在準備船隻攻打意大利。到 9 月份，威尼斯共和國加入聯盟隊伍反擊土耳其；1537 年到聖地朝聖的希望告吹。在等待着下一次到耶路撒冷朝聖的機會來到時，他們決定到一些大學城去行使他們的神父影響力。他們希望能吸引到一些學生，加入他們的生活；這希望使他們聚焦審視自己的身分。加入他們的團體的是哪一些年輕人呢？答案是：「耶穌的伙伴」。「伙伴」一語在西班牙文中沒有半點軍隊、軍人的色彩；它的意思純粹是指手足之情或夥伴關係。這時候，依納爵並不會構想要創立一套會規，反而是希望選擇一個合適的名字，好能開展一個新的里程碑。

在 1537 年 6 月 24 日，在團體中還沒有被委以神職的，都被任命為神父（除沙馬朗外，因為他實在太年輕了）；但他們都把首次主持

感恩祭的日期推遲。方濟各原本在 6 月 30 日就要首度主持感恩祭的，但他把日期推遲到九月底，為要配合聖熱羅尼莫的慶日 - 沙勿略城堡就是敬禮聖熱羅尼莫的了。大約在他被指派到波隆納 (Bologna) 前不久，有一回，方濟各臥病在床，這時關於聖熱羅尼莫的一則故事傳到他的耳邊；這故事也許勾起了他的一些美好回憶：在城堡中與親愛的父母生活的回憶、他的父親在波隆納獲頒授法律博士的回憶，及當方濟各還是九歲多的小孩時，他的父親就去世了的回憶。

在波隆納的經歷

方濟各伙同鮑巴第拉於 1537 年 10 月下旬來到了波隆納。他的父親就是在這個有 60,000 多人的大學城裏，應考他的博士學位，這差不多已時八十多年前的事了。聖道明也葬在波隆納，方濟各在這城市的首次感恩祭，就在他的墓地上舉行。方濟各主持的感恩祭感動了一名在俗道明會的成員，這女子邀請方濟各往探訪她的一位叔父，他是聖露濟亞教堂的本堂神父，是城中甚具影響力的人物。方濟各往拜會這人，他同樣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；本堂神父邀請這兩位神父停駐下來。他們在有條件的情況下，答應留下來；那條件就是他們仍會逐家逐戶的去乞討每日的食糧。

兩人隨即展開工作：站在長椅上向群眾宣講、聽教友的告解及探訪醫院。他們用甚麼語言？是意大利文、拉丁文、西班牙文和法文的混合！他們對教友有否勤領聖體聖事的行為感到憂慮。他們的宣講未必出色，但都是人們需要聽的，他們都甚為賞識。在要乞討維生及宣講的情況下，兩位神父的德行給提升了。乞討維生是體認貧窮，一方面它能幫助他們信靠天主，另一方面使他們更會憐憫身邊的人。

宣講能使人謙遜。也許字典在給與「一個謙遜的人」的定義時是：在發表自己的價值觀時，表現謙虛、不驕傲、並有內在的自由。依納爵的「神操」有許多地方說及謙遜（《神操》146, 165-167），但那些謙遜是超越一切的，指人與天主的關係而言。人用了許多日子擺脫對天主的敵意後，才把自己交付給祂；之後，他們以十誡來維繫人對祂的忠誠，這是第一階段。第二階段是人能放棄追逐財富、榮譽及地位，他就能成為天主的「朋友」。第三階段是選擇貧窮及與耶穌基督依天主旨意，一起喪失尊嚴。這第三階段是因着耶穌基督的愛而產生的，當然亦包括前兩階段的作法。它的行動方式是為一個對他人存有敵意，甚至去到自我毀滅的情況，如引爆自殺式炸彈者，作出呼叫。

兩位神父一方面繼續他們已開展了的工作，另一方面順利完成了重新領受聖體聖事的狀況。波隆納教區的代理主教十分滿意他們的工作，說他們的「生活與操守，與他們的言論一致，是值得讚賞的」。

一位來自西班牙的年輕神父，聽過方濟各的宣講後，選擇了以他為模範及聽告解的神父；之後，這位神父加入了依納爵的團體。與此同時，方濟各經常提及印度，亦表示十分渴望能到那裏去。

在 1537 年 10 月至 1538 年 4 月這段期間，方濟各在波隆納，這年的冬天很是嚴寒。方濟各對宗徒事業的獻身，加上他有徹夜祈禱習慣，使他的身體極度疲憊；結果，他經常出現嚴重的發冷發熱情況（瘧疾）。他的身軀瘦削得形同一副骸骨；他的其中一名伙伴每天都憂慮他再也不能有下一天的工作。在羅馬，依納爵不絕口的關心着方濟各，直至他重獲健康。方濟各由亞洲寫信給依納爵流露出極大的感激之情。

在羅馬的伙伴

當方濟各的健康逐漸回復的時候，在羅馬，他的伙伴們被給予眾多的技能去履行宗徒的工作。他們各自運用自己的技能，到多個教會去宣講。他們被毀謗為持異端邪說者。所有毀謗一一失敗，但為着要駁斥它們，依納爵堅持要有法廷的裁決，藉此洗脫污名，這需要多個月調查才有結果。到了1538年11月18日裁決公佈，依納爵及他的伙伴們免陷於所有的控訴，他們是完全清白無罪的。面對將來，他們現在得到更大的自由。他們在蒙馬特爾山的發願，誓言要到聖地去朝聖的事已無疾而終了；現在根據同一的誓言，他們願意任教宗委派；教宗於是隨即給他們工作。

在同年的10月，當他們的名聲與異端邪說劃清界限後，大伙兒搬進了一個較固定的住處。這年的冬天（1538年-1539年）是這裏四十年來天氣最壞的，他們在這裏照顧了三千多人的身體與靈魂的需要。同時，他們亦慎重考慮到要在兄弟之間，建立一個固定性的聯繫；因為，隨着教宗的委派或查里斯五世及葡萄牙國王若望三世的要求，他們許多時會被遣散到不同的地方去，這樣便存在着危機。這些考慮以決定建立一套會規而告終。他們同時為會規草擬生活的方式，跟着他們把它呈給教宗審批，教宗在1639年9月3日頒佈口頭批准。在羅馬教廷內反對聲音不絕，新舊的會規的分別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得以消除。

天主揀選了方濟各到印度

與此同時，天主似乎急於要方濟各起程到印度去。早在1538年，

巴黎聖巴比學院 (Sainte-Barbe) - 他們當中有四個伙伴在這裏學習 - 的校長就曾寫信給葡萄牙國王若望三世 (1521-1557)，說在轉化的印度人身上，能招募到歸於天主的新人。國王寫信給在羅馬的大使，大使聯繫教宗；教宗把請求傳達給依納爵。依納爵回覆教宗，在他們當中只有兩個人可成行。其實，方濟各並非這兩個人當中的一員，因為他是團體中的秘書，正忙於與四處散居的兄弟保持聯絡。早於1540年3月，他們中的一位兄弟羅德里格斯已乘船向葡萄牙里斯本 (Lisbon) 進發。大使從陸路折返里斯本，為1540年3月15日的啓程預備一切。方濟各在波隆納的伙伴鮑巴第拉被安排與大使同行。方濟各因身體嚴重損傷由波隆納回來；但現在則是鮑巴第拉因身體疲憊要由那不勒斯 (Naples) 回來。在14日，依納爵找着方濟各對他說：「你是存留下來的唯一一個了」。方濟各欣喜地回答道：「好哇，我在這裏！」方濟各在羅馬的最後一日忙得不可開交；他修補了一些舊褲子及那件破爛的神父黑長衣；前往梵蒂岡接受教宗的祝福；與朋友道別 - 也許這是他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了；他還預備了三份文件：第一份是當教宗批核後才生效的 - 是團體對生命守則的制定的協議書；第二份是新會規訂定即將來到的會長選舉的投票書，他選了依納爵；第三份則包括了他承諾終身服從、守貧窮及守貞潔的文件。這三份文件都是在1540年3月15日簽署的，即他起程到里斯本的當天。依納爵與方濟各分手了，依納爵一直深切地惦記着方濟各。過了很久，他比喻說方濟各是他自始至終揉過的最韌最硬的一塊粉糰。這個揉捏的過程始於1529年，終於1533年。在此期間，天主負責烘焙。1540年3月15日這一天，依納爵把這份天主的粉糰，移交給葡萄牙大使，繼而傳送給葡萄牙國王若望三世。國王總會在取得印度勝利後，把它移交到果亞前 - 即1542年5月6日 - 伸手作一下終極的觸摸。方濟各這個與

大使一起出發的印度旅程，是極盡崎嶇的。這與和自己兄弟出發由巴黎到威尼斯的旅程大不相同，因為這次方濟各是大使的隨行人員，也是受制於人的。他們終於在 1540 年 6 月底絲毫無損地安全抵達里斯本。

在里斯本的經歷

里斯本是葡萄牙的首都。自阿爾布克爾克 (Affonso de Albuquerque) 侵佔了果亞、馬六甲 (Malacca) 及阿穆茲 (Ormuz) 後，葡萄牙人開始在印度建立殖民地，直至他們再登岸，大約只有三十年的光景。當若望三世在 1539 年 8 月 4 日修書給在羅馬的大使時，他說：「我爭奪印度的最大目的，是要壯大我們的天主教信仰。」帝國向西伸延到巴西 (Brasil)，向東及至摩鹿加群島 / 香料群島 (Moluccas / Spice Islands)。

方濟各抵達後的四天，有三天國王都傳召他和羅德里格斯到朝廷去，每次覲見通常是一小時。皇后比方濟各只少一週歲，是查爾斯五世的姊妹，西班牙卡斯提爾女皇伊莎貝拉 - 方濟各的大姐瑪大肋納曾當過她的宮女 - 的孫女。他們亦介紹了 13 歲的小公主和 3 歲的小皇子。這小皇子體弱多病，他的父母都擔心他不久將跟隨他的七個兒姊，都要走進墓穴去。這對虔誠的夫婦曾頒令朝廷的侍從，必須每星期領一次聖體聖事，他們着方濟各及羅德里格斯每個星期五，為這些年輕人聽告解。這兩位神父十分樂意接受這項工作，他們更把這工作擴大到朝廷的其他成員。在星期六，他們為宮廷的侍從官聽告解。當然，那些在宮廷中的仕女是不會被遺漏的；很多個別在高職位的人士亦找他倆提供靈修的指導；他們二人亦不能全部答應他們的請求。羅

德里格斯回報說他們聽了許多來自貴族、國王及他的家人的告解，大多是關於他們與天主的關係的。當然，方濟各及羅德里格斯並沒有把自己限制在皇族的圈子裏，除了強烈要求他們要勤領聖體聖事外，他們也對頗多的人授以「神操」；再者，他們亦有到宗教法庭去探訪囚犯。

在 1540 年 9 月 27 日，期待已久，對「耶穌會」的確認的文件發佈了。但另一事情有待解決：有人質詢方濟各及羅德里格斯二人是否被拘留在朝廷，他們是否只為朝廷上下的人的靈性有服務。這事件給提交到教宗的聖座前。最後，由依納爵建議，由國王若望三世首肯，決定方濟各應要啓航到印度。羅德里格斯將留在葡萄牙等待收割莊稼的季節，但他最後仍是要踏上赴印度傳教的征途的，爲的是要吸引更多新人進入他們在可因布拉大學（the University of Coimbra）設立的學院，這全是爲「耶穌會」的經院教育的好處。

預備啟航

葡萄牙國王委派了馬丁亞安蘇修沙（Martin Affonso de Sousa）出任印度的新總督，艦隊在新總督的領航下計劃在 1541 年 3 月啓航到印度。這時，船上出現有大規模的發燒情況，國王遂下令爲船上眾人 - 包括方濟各及他的同行者 - 配製藥品及烹煮食物。主管向方濟各陳述了國王的命令，方濟各反向他請求：本着天主的慈愛，請不要再給我們這些東西，因爲我並不需要它們。主管認爲方濟各要親自在艙板上洗衣服，又要在廚房裏煮食，讓別人看見是很丟臉的；因此，他強烈請求方濟各帶同至少一位僕人一起前往。「方濟各卻回答說：『伯爵，藉着採用閣下提議的方法，爲要取得尊嚴和權勢而受引誘，將

會把天主的教會帶到去現今他們的境況。一個人要得到尊嚴和權勢的方法，就是洗淨自己的衣服，打點自己的飲食，不用貪求別人的幫助，反而要努力幹活去救助身旁的鄰人。」(Schurhammer Vol. I, 707-8)。作為國王，他有自己解決問題的方法，也因為他是國王，他才能夠這樣做。他一下命令，神父們就要上總督的船上來；他亦可告誡管事要好好的照顧他們！當方濟各在 1541 年 3 月 18 日給在羅馬的依納爵回信時，關於國王和他的朝廷，方濟各這樣寫道：「我要讓你知道，如此這個朝廷改變了許多，以致於它看起來像一個宗教房子，多於一座朝廷」。

為艦隻啓航的預備工作已做妥當了，剩餘下來的就是信靠天主。「起航赴印度的前幾天，艦隻就好像都有使命一樣（靜修）。人們川流不息的往辦告解、領聖體聖事，及奉獻感恩祭；而那些要前赴印度的人則列寫着他們的心願，因為航程委實太長、太危險了；有許多旅行家亦真的一去不返。」(Schurhammer Vol. I, 725-6)太多的淚水因此而流過。方濟各及羅德里格斯二人沒有多少親密的言詞，一下猛力的爆破聲，告訴大家啓航的時刻終於來到。飄揚着白色船帆，上面有紅色的十字，五艘船艦緩慢地滑行出海。這是 1541 年 4 月 7 日的事，這天也是方濟各的 35 歲生日。一星期後，羅德里格斯向依納爵回報：「我們的兄弟方濟各從這裏出發，一起去的還有兩位伙伴..... 受到國王的高度賞識，他很慷慨地援助這個航程，因為國王的緣故或許比他想的還要多；我們在此聽從他，就是這樣被找來的。」